

吴蔚◎著

斧声烛影

下

中国
古代
大案
探奇
录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一个声音 下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

712-2
C1-6
吴蔚◎著

斧声烛影

下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斧声烛影 / 吴蔚著. — 2版. — 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
2018.4

(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)

ISBN 978-7-5162-1759-7

I. ①斧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6061号

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

出版统筹 乔先彪
责任编辑 董理
责任印制 姜婷
发行总监 杨光捷
责任校对 姚丽娅
装帧设计 孟纪原 聂强

书名 斧声烛影(下)
作者 吴蔚/著



出版·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(100069)
电话 010-63055259(总编室) 63057714(营销中心)
传真 010-63055259

<http://www.npcpub.com>

E-mail: mzfz@npcpub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开本 32开 880毫米×1230毫米

印张 7.75

字数 224千字

版本 2018年5月第2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书号 ISBN 978-7-5162-1759-7

定价 49.00元(全二册)

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

目 录 (下)

CONTENTS

第七章 登闻天听

1

庞丽华这才明白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会恨她入骨，原来是因为她最拿手的秦蕤兰投怀送抱、色诱陶谷的说书故事——她每讲唱一次，赢得满堂酒客热烈掌声的时候，都是往那爱着秦蕤兰的男人的心口上狠狠划上一刀。

第八章 美人如花

35

花蕊夫人虽说只是女流之辈，可她敢当着大宋皇帝的面作《述国亡诗》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？十四万人齐解甲，宁无一个是男儿！”非但洗清了自己背负的“红颜祸水”的名头，还极力讥讽了后蜀君臣奴颜卑膝、解甲投降、不事抵抗的事实，就这等勇气和胆识，可是比孟氏兄弟强上百倍。

第九章 爱恨一线

69

林绛冷冷道：“大逆不道不是我，正是你们赵氏兄弟。什么点检做天子，不过是家父当日为有意陷害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故意散布的流言。若果真是承天应命，你大哥为何要在登基后杀了称天象该当赵氏做天子的苗训？又为何要尽捕天下精通天文术数之人，或关或杀？分明是怕他们再去对旁人称该当某某做天子。”

开封士民倾城而出，拥在御街两旁，既想看看传说中江南国主丰额重瞳的模样，也要看看他那位王后周嘉敏到底有多美貌。许多人甚至暗自揣测，李煜很快也要遭到后蜀国主孟昶一样的暴毙命运，然后周嘉敏便会顺理成章地被收入大内宫中，代替两年前不幸病死的花蕊夫人，成为官家的新宠。

尾声	153
《斧声烛影》大事编年	162
书中人物补记	166
斧声烛影之谜小考	197
附录一 五代年号表	235
附录二 宋辽年号表	240
附录三 十国年号表	247
附录四 北宋开封地图	258
附录五 北宋疆域图	259
附录六 宋皇帝押字	260
原后记——关于《斧声烛影》小说	261

第七章

登闻天听

庞丽华这才明白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会恨她入骨，原来是因为她最拿手的秦蒯兰投怀送抱、色诱陶谷的说书故事——她每讲唱一次，赢得满堂酒客热烈掌声的时候，都是往那爱着秦蒯兰的男人们的心口上狠狠划上一刀。



王赵光义连夜亲自赶来汴阳坊，向张咏等人询问案情。几人不
敢隐瞒，将所知事情如实相告，遇到赵光义不解之处，便一一
详细解答。一直到次日清晨，才将整个经过说清楚。

赵光义道：“嗯，想不到契丹人、北汉人居心如此险恶，若不是你们
从王彦升的案子上追查到蛛丝马迹，怕是到现在朝廷还不知道汴京城中
来了契丹的人马。”

张咏问道：“那么高琼身份一事……”赵光义道：“什么？”张咏道：
“高琼他……”

向敏中忙咳嗽了声，向张咏使个眼色。他这才勉强住口，心道：“高
琼是朝廷派出的人，就算程判官、姚推官这些人不认识他，不惜动用酷
刑逼供，难道晋王也会不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寇准见赵光义脸有倦色，不免有些惴惴不安，禀道：“大王忙碌了一
夜，也该倦了，不如早些回府歇息。”赵光义道：“不碍事。寇准，本王
岳父很赞赏你，几次三番向本王引荐，你可愿意在本王手下做事？”寇准
忙道：“蒙大王抬爱，寇准十分感激，只是我年纪还小，家母一直希望我
能跟亡父一样，走科举正途。”

赵光义道：“果然是个有志气的孩子。你父亲是科举状元，有其父
必有其子，好，本王等着看你金殿题名。”又问道：“那么你这三位朋友
呢？”向敏中忙道：“不敢有瞒大王，家父要求敏中年过三十后再参加科
考，目下还有好几年时间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张咏要跟我一道参加科考，
我们已有约定。”

赵光义捋须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、张咏、寇准三人参加同一年的科
考，那么就有同年之谊^[1]了。”他贵为晋王，有心招揽，却为对方婉拒，
心中终究有些不快，也不再问潘阆，起身道：“你们也陪本王累了一夜，

[1] 同年：指同一年中的进士，古人极看重同年之道。向敏中、张咏、寇准均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（980年）进士及第，这一届的知贡举（主考官）为前任开封府判官程羽，同时及第的还包括王旦、李沆、苏易简、宋湜等人，后来均成为一代名臣。所提七名进士除张咏以地方政绩扬名外，其余六人均相继位列宰辅大臣，因而这一年的进士榜被称为“龙虎榜”，是宋朝科举史上最为光彩的一年，引来后世广泛瞩目和研究。

该歇息了。”

张咏忙将晋王花押交还，与同伴一道送晋王出来，正见李雪梅端着铜盆出来往院中水井打水，这才记起忙碌一晚，竟忘记李雪梅尚在唐晓英房中，忙上前道：“有劳娘子。”

赵光义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张咏道：“她是樊楼李员外的千金，昨晚来照看唐晓英。娘子，这位是晋王。”李雪梅避之不及，只得上前参见。

赵光义道：“娘子放心，本王这就回开封府，下令撤销缉拿唐晓英的公文告示。”李雪梅道：“多谢大王。英娘还在房中等水洗脸，雪梅告退。”

赵光义爱她清淡素雅，很是不舍，正要找个借口留下，忽听得门外马蹄嘚嘚，内侍行首王继恩带着两名小黄门飞马驰到，见赵光义也在，慌忙进来行礼，道：“原来大王在这里。官家有旨，急召大王和张咏等四人进宫。”

赵光义道：“一大清早就劳烦大官出宫，皇兄可是有什么急事？”王继恩道：“应该跟之前的案子有关。辽国使者和北汉使者已经进宫了。”又催促张咏几人道：“你们快些去换身衣裳，准备进宫。”等四人进门，才上前几步，低声道：“大王，辽国使者还绑了一个人到殿外，说是关键证人，不过那人被用黑布蒙住脸，看不到面孔。”

赵光义道：“嗯，多谢大官告知。”招手叫过一名侍卫，命道：“你先回晋王府告诉王妃，说我被皇兄紧急召进宫了，一时回不去，请她自己去陪岳父大人玩鹰。”侍卫躬身领命而去。

赵光义又道：“大官上次不是看中了繁台^[1]边上的一座宅子吗？本王已经派人买下来，改日大官有空，可去晋王府取房契。”

繁台是一座长约几里自然形成的宽阔高台，是春秋晋国盲人乐师师旷学艺弹琴的地方，又称古吹台。后因附近居住姓繁的人家，故称为繁台。开封地处平原，四周一马平川，故而得一高处殊为不易。汉代梁孝

[1] 繁(pó)台：遗址在今河南开封城东南，禹王台公园的西侧。至今犹存的繁塔建成略晚于本小说发生的时间。

王在这里兴建殿宇亭楼，种植名贵花木，修建成一座豪华的园林，称为梁园，又称兔园。唐代诗人李白曾写下洞彻千古的《梁园吟》，其中有诗道：

昔人豪贵信陵君，今人耕种信陵坟。

荒城虚照碧山月，古木尽入苍梧云。

梁王宫阙今安在？枚马先归不相待。

舞影歌声散绿池，空余汴水东流海。

可见唐代时梁园已经衰败颓废，令诗人充满了今昔变迁的沧桑感。后梁时，朱温将繁台改为讲武台，专门在此演兵练武。后汉立国时，将契丹留下守卫开封的幽州兵卒尽数逮捕后斩首于繁台之下。后周在此修建了天清寺，因落成之日恰巧是后周世宗柴荣的生辰天清节，所以取名天清寺，作为柴荣的功德院。经过后周重修后，繁台一带殿宇峥嵘，林木笼鬱，环境幽雅，兼之晴云碧树，桃李争春，风景宜人，成为著名的汴京八景之一。能在此购置宅邸当然也绝非凡人。

王继恩相中那处精美宅院已非一日，只不过宅子的主人很有些来历，无法强买，出价又高得离谱，远非他这个内侍行首的俸禄所能负担，只能令他望而兴叹。忽听得晋王已经买下宅子，且要送给他，不禁又惊又喜，道：“大王如此厚爱，继恩受之有愧。”赵光义道：“大官不必客气，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本王即是，千万不要见外。”

张咏等人已经换过衣衫出来，王继恩便不再多谈，默默领了众人进来大内皇宫。

宋代皇宫坐北朝南，正南门称宣德门，五门并列，每扇门均是金钉朱漆，墙壁的砖石之间均镌有龙凤飞云之状。门上有宣德楼，雕梁画栋，峻桷层櫓，楼顶则覆以琉璃瓦，曲尺朵楼，朱栏彩槛，也是京师的标志性建筑。门楼两旁分布有廊阁，朝廷中枢机构如枢密院、中书省、宰相议事都堂、颁布诏令历书的明堂、翰林司、学士院、武德司等均在其中。

进来宣德门即是大庆殿，是宫城内最高最大的建筑，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，面阔九间，两侧有东西挟殿各五间，东西廊各六十间，殿庭广阔，可容纳数万人。大庆殿的西北是文德殿，即所谓正衙殿，是皇帝主要政务活动场所。东北是紫宸殿，是节日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，也是六参和朔参^[1]的专用宫殿。往西则是垂拱殿，是皇帝常日视朝之所，召见节度使及外国使者均在这里进行。垂拱殿后有一道东西向的高墙，称为横街，北边即为皇帝后妃的居住生活区，是真正的大内，又称内朝。

王继恩领着众人进来垂拱殿。殿内已经有不少人——北汉一方的刘延朗；辽国一方的欧阳赞夫妇及从人；大宋也有一些文武官员在场，如邢国公宋偓、宰相沈义伦、薛居正、翰林学士卢多逊、知制诰王祐、主管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判寺事冯吉、开封府判官程羽、殿前司指挥使皇甫继明、主持排岸司的侍禁田重、右屯卫上将军折御卿、皇弟赵廷美^[2]、皇长子赵德昭、皇二子赵德芳以及侍从王旦等。

赵匡胤见赵光义等人到来，便命王继恩一一为众人引见，这才道：“辽国和北汉使者称找到了博浪沙一案的重要证人，不过一定要等诸位都到场。欧阳先生，这就请你带上证人吧。”

欧阳赞点点头，拍了拍手，早等在殿角门的随从便扯着一名五花大绑的男子来殿中跪下，揭下他头上的布套。众人一看之下，开封府判官程羽最先惊呼了出来，道：“这不是自浚仪县狱逃走的刺客高琼吗？”

张咏等人更是面面相觑，昨晚明明才见过高琼，不知道他如何又落入了契丹人手中，看来这辽国使者是要来一场金殿大对质，好教大宋皇帝无可推托、无话可说。

欧阳赞应声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那逃走的刺客高琼。晋王，你可认得此人？”赵光义道：“人没有见过，不过高琼的名字本王早听过无数遍了。

[1] 宋代在京服职的文官按官阶分为京官和升朝官二等，京官是指不常参的低级文官，升朝官是可以朝见皇帝、参加宴坐的中高级官员。每日赴垂拱殿朝见皇帝的升朝官称常参官或日参官。朝廷各司的朝官，每五天一次（每月六次）赴紫宸殿朝见，称为六参官。每逢朔（初一）、望（十五）赴紫宸殿朝见，则称为“朔参官”。

[2] 赵廷美：本名赵匡美，避赵匡胤讳改名赵光美，后又避赵光义讳改名为廷美。本小说一律采用赵廷美的名字。

当日他被人挖地道从狱中救走，全京城紧急戒严后大肆搜捕，始终没有发现他的下落。敢问尊使是如何捕到他的？”

欧阳赞道：“嗯，这个说来只是侥幸。高琼在博浪沙行刺被擒，刘尊使的手下曾见过他的相貌，昨夜凑巧在晋王府的后巷发现了他，特意将他擒住，带来见陛下。”转头问道：“刘尊使，是也不是？”刘延朗微一迟疑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

赵匡胤喝道：“高琼，你在晋王府外做什么？莫不是想要对晋王不利？”高琼只是垂首不答。

赵匡胤为人宽厚，却是个急脾气，最容不得人当众忤逆他，当即虎起了脸。一旁内侍行首王继恩见皇帝明显露出了不快之色，便朝一旁的执杖武士使个眼色。一名武士抢上前来，举起金瓜便朝高琼后背锤击下去。高琼当即扑倒在地，吐出一大口鲜血来。

张咏见武士继续击打不停，且下手狠辣，不由得暗暗心惊，暗道：“眼下情形根本没有到用刑的地步，官家如此，莫非是要杀高琼灭口，令辽国使者死无对证？”一想到高琼明明是为朝廷做事，却在关键时刻被朝廷抛弃，不由得很是不平，跨上前一步，叫道：“停手！”

赵匡胤不悦地道：“朕正在处理国事，张咏速速退下。”张咏道：“陛下，高琼是……”一旁潘阆抢上前来，道：“张咏山野村夫，不懂礼仪，请陛下恕罪。”意图将张咏拖回原列。

张咏大怒，道：“如今的事全都乱套了。就算官家今日要杀张咏，我也是不吐不快。”忽听得高琼挣扎叫道：“不要……不要说……”

欧阳赞道：“张公子可是知道什么内情？”张咏怒道：“我当然知道内情。欧阳赞，你明明是中原人，为一己之私叛国投敌不说，还假装与我大宋议和，怀抱不可告人的目的……”

赵匡胤喝道：“休得对使者无礼！来人，将张咏拉出去。”张咏道：“陛下，请您听小民一言，这些契丹人和北汉人一开始就没有安什么好心……”侍卫哪里容他继续当殿指责使者，一拥而上，将他强拖出去。

赵匡胤道：“张咏是个粗人，没有见过世面，还望尊使不要见怪。尊使，这就请将你今日要求朕召集这些臣民到场的目的说出来吧。”

欧阳赞道：“是，那么就请恕下臣无礼了。邢国公宋相公，昨夜你府上可是到过什么贵客？”宋偃道：“没有。”欧阳赞道：“晋王，你总该知道下臣所言的贵客是谁吧？”

赵光义道：“本王昨夜一直在汴阳坊中，如何会知道邢国公府上有无贵客？”欧阳赞道：“嘿嘿……”

忽有一名内侍急急冲进垂拱殿，跪下禀告道：“官家，晋王府派人来叫晋王回府。”赵匡胤皱眉道：“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内侍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赵光义，鼓足勇气道：“晋王妃今早病殁了。”

赵光义“啊”了一声，晃了几下身子，往后便倒。潘阆眼疾手快，急忙抢上来扶住，叫道：“大王！大王！”

赵匡胤飞快地奔下御座，抱住赵光义，命道：“来人，快宣御医，先送晋王回府，朕随后就到。”当即抢上来几名侍卫，手忙脚乱地将赵光义抬了出去。

赵匡胤这才重新回去坐下，道：“晋王妃是符相公爱女，两位姊姊都是前朝皇后，身份尊贵，忽然出了这样的事，晋王一时受不了打击，才会如此。”

欧阳赞不得不附和道：“晋王反应也是人之常情，足见晋王与王妃伉俪情深。只是高琼这件案子……”

赵匡胤哪里有心思再听下去，挥手道：“这件案子以后再说。二弟，高琼暂时由你负责看管，你将他和张咏一道押去武德司，好好审问清楚。”

赵廷美时任京兆尹，兼领武德司，忙应声道：“遵旨。”指挥侍卫扶起高琼，挟出殿去。

一场大危机蓦然风消云散，可谓极富有戏剧性。在场不明内情的官员虽不知道契丹人带来高琼要做什么，但料来绝不是什么好事，见辽国使者脸有悻悻之色，不由暗自庆幸。更有人心道：“晋王妃地位虽尊，却是容貌平常，并不得晋王宠爱，今日倒是死得恰逢其时。也不知道晋王是真的急怒攻心，还是假意晕了过去，不过总算把这些契丹人给打发了，

令他们无话可说。”见皇帝已拂袖离殿，便各自出宫散去。

向敏中见皇帝下令扣押张咏，知道是对他的话起了疑心，若真如此，岂不是证明朝廷对高琼一事并不知情吗？再联想到那欧阳赞那些若隐若现的暗示话语，登时恍然大悟——高琼是晋王的手下，但却不知道如何被契丹人发现，想利用这件事来挑拨渔利。至于欧阳赞所称的贵客，多半就是那跟高琼一道逃出的南唐人林绛，他本是后周名将李重进之子，走投无路下投奔父亲故交也是人之常情。而今这件事牵连太大，再也不能轻易揭破真相，不然大宋自乱，易为外敌所趁，后果难以想象。只是尚不知道契丹人苦苦追寻的大秘密是什么，不知道这些人还有什么图谋，可谓胆战心寒。

他将自己的想法简单对寇准和潘阆说了。潘阆道：“我早看出一切都不对头，偏偏张咏性子急。”

寇准道：“张大哥为人有情有义，他不过是看不过高琼尽忠反而要多受苦楚。换作你是高琼，他也同样会那么做的。”潘阆道：“换作我是高琼，心里当真苦死了。”

寇准道：“向大哥，你看我们该怎么办？如何才能救张大哥出来？”向敏中摇头道：“张咏被押去了武德司，我们见他一面都是万万不能，无论如何是救不了他。只能等晋王来救他了。”

三人出来皇城，却见开封府判官程羽正在前面朝寇准招手，皇长子赵德昭也站在一旁。潘阆忙嘱咐道：“程判官找你一定是要问案情，你可千万再不能透露半字。”寇准虽不情愿，却也无奈，只道：“潘大哥放心，我知道轻重。”跟着程羽去了。

潘阆道：“老向，你素来眼光敏锐，可有看出这大宋将来的储君到底是谁？”向敏中沉默半晌，问道：“一定要回答吗？”潘阆道：“当然不是一定。只是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向敏中踌躇道：“当然是晋王。他是本朝唯一的藩王，又执掌开封府多年，亲信极多，实力雄厚。”潘阆道：“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半天才回答？你也知道传弟不传子于情理不合，是不是？”

向敏中正要回答，忽见一名汉子急奔过来，便及时住了口。潘阆见他紧盯那汉子不放，问道：“你认得他？”向敏中道：“很是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”潘阆道：“奇怪，你一说，我也觉得他面熟了。”

那汉子径直奔到宣德门东的登闻鼓院，奔上台阶，取下棒槌，朝那大鼓“咚咚”敲击下去。

原来宣德门左右两侧有两个特殊的官署：一是登闻检院，隶属于谏议大夫；一是登闻鼓院，隶属于司谏、正言；由宦官掌管，门外均悬有大鼓，均允许百姓击打。凡有议论朝政得失，涉及军情机密，公私利害，呈献奇方异术，或者请求恩赏、陈诉冤情等，无法通过常规渠道向皇帝呈进的，可以先上登闻鼓院敲鼓呈进，如果登闻鼓院不受理，再上登闻检院投陈。

这两个官署规模很小，地位也不高，却给民间有冤难诉者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渠道。北宋立国之初，东京市井间有一位名叫牟晖的市民走失了一头猪，因猪是自己走失，并非失窃，开封府不予受理。投诉无门，气急败坏的牟晖跑到登闻鼓院敲响了大鼓。丢猪一事立即被紧急上报到御案前。赵匡胤不怒反喜，特意给宰相赵普下手诏道：“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，觅亡猪，朕又何尝见他的猪耶！然与卿共喜者，知天下无冤民。”诏令赐给牟晖一千钱，以补偿他的损失。

登闻鼓一响，向敏中便记了起来，道：“那大汉是王全斌的家仆，我们在樊楼见过他。”心中隐约有不祥之感，忙追上前去，道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你家主人自杀当晚，我也在西楼。”

汉子名叫王五，道：“啊，小人记得你，你是向郎，就是你证明我家相公是自杀。”向敏中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我。”

王五恨恨道：“可惜你弄错了，我家相公不是自杀，是中毒死的。小人来敲登闻鼓，就是要告御状，告你，告你们当晚在西楼的所有人包庇凶手。”

向敏中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王相公有中毒症状吗？”王五道：“你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吗？”

原来王全斌尸首被家人领回去后收殓装棺，因明日是做七^[1]的最后一日，王妻苗氏按照家乡习俗要在丈夫口中放入一枚银元宝，哪知道竟发现元宝入口后立即变暗发黑，仔细检查丈夫全身，都呈现出异样的青色。苗夫人是宋初名将苗训^[2]之女，颇有见识，认定丈夫是中毒而死，只是娘家、夫家人丁凋零，无所依靠，开封府又以丈夫上吊自杀结案，便命家仆王五来击登闻鼓告状。

鼓院当值的宦官听到鼓声，慌忙赶出来，请王五进去登记案情、住址，好上奏皇帝。凑巧赵匡胤便服出宫赶去晋王府，听见鼓声便先下马过来查看。宦官见皇帝亲临，忙跪下迎驾。王五听说眼前的布衣老者就是官家，连连磕头，哭着大叫冤枉。

赵匡胤一时难以明白究竟，举手叫过向敏中，道：“你不是还有朕的花押吗？朕命你调查此案。”向敏中道：“遵旨。不过可否请官家将张咏放出来，他当日也在西楼，又是个有力的帮手。”

赵匡胤道：“张咏若是知情者，你们两个也知道，是不是？”向敏中道：“是。官家法眼如炬，凡事难以瞒过。”

赵匡胤沉吟道：“朕现在要赶去晋王府，高琼的事回头再说。等朕得闲，会派人叫你们进宫，你们得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。”向敏中道：“遵旨。”

赵匡胤回头命道：“派个人去武德司放张咏出来。再告诉皇弟不可对高琼用刑，就说是朕特别交代的话。”哼了一声，拂袖上马而去。

向敏中心道：“官家已经大概猜到究竟了。”见王五还跪在地上不敢抬头，上前扶起他道：“官家已经走远。等我同伴出来，我们这就去你家验尸，如何？”

王五根本不相信他，却因为他是官家亲自指派，有钦差的身份，不

[1] 古代有“做七”的祭奠习俗，人们认为，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所以要“做七”，亲属每七天设斋会奠祭一次，前后七次，共七七四十九天。灵柩一般要停七天才下葬，据说是希望死者能复活还阳。

[2] 苗训：后周时任殿前散指挥使，善天文占卜之术，即在军中散布天象该当赵匡胤做天子，导致陈桥兵变的关键人物。入宋后不久即病死，传闻是被赵匡胤秘密处死。